

诗风

向人民报告

□王景安

北斗导航，量子信息
精准定位到大国的每一个系统

七月，远行
我们融进共和国的心脏，仰望星空

还是那枚从南湖传递而来的火种

以江山淬炼的信仰，划破天空

从那时起
在镰刀与锤头交叉的高地上，前仆后继，浴血冲锋

从那时起
在朝阳和血液喷薄的基因里，舍生取义，向死而生

今天，报告里的每一个文字都是火的孩子

每一个标点都是鬼斧神工

今天，报告里的每一个段落都有家国亲人

每一句话都会石破天惊

那是地心之火，是燃起新时代旗帜的标炳

那是暗夜里的北斗，是信念之魂发出的万丈光明

那是蓄积了人民的语言，是征途里永不磨灭的鲜红

那是至高无上的宣言，是一百年来最铿锵的回声

水在报告，新时代思想，和苍茫的原野一起跳动

山在报告，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与伟大的祖国接纳和平

党在报告，人民至上，我们的意志从来没有这么坚定

人民报告，强国有我，二十把钥匙打开了中华民族的复兴

□

我们可以向古田树下证明
那微弱的晨曦，换来了百年鹏征

我们可以向遵义城头证明
那力挽狂澜的抉择，换来了峰回路转

我们可以向宝塔山下陝甘宁证明

那孔无眠的窑洞，换来了脱贫攻坚的完胜

我们可以向西柏坡证明
那绿水青山，换来了大地的都葱

就以小康社会的名义，定格幸福的永恒

就以党章的名义，诠释国家的光荣

就以《宪法》的名义，宣誓人民的忠诚

八百三十二个贫困县全部摘帽的壮举

让近一亿人口脱贫清零

中国空间站，万里高空

航天员们实现了祖祖辈辈的飞天梦

探月探火，上天入海

6519米的深海下，潜伏着中国的蛟龙

这里记录着工人，农民，也记录着普通的老百姓

这里记录着乡村，城市，也记录着火镰刀耕

这里记录着粮食，空气和水，也记录着秋行夏令

这里记录着网络，制造和大计算机，也记录着合作共赢

这里记录着千人唱，万人和，稻花香而五谷丰

这里记录着黄河弯，长江长，昆仑雪而百丈冰

这里记录着一首歌，一面旗，一颗星

这里记录着一粒粟，一间房，一盏灯

这里记录着南方北方

这里记录着龙脉走向的图腾

你可是我的胸怀天下，我曾是你难以割舍的初心使命

你可是我的革故鼎新，我曾是你行囊里的如影随形

中国式现代化，有光的温暖，有骨的坚硬

中国报告，报告中的光明就以治国的磅礴之力一路向前，向前，向天擎

物语

蝉鸣听乡音

□董国宾

季节在奔走，夏日最疯狂，太阳摇荡着一轮火球一个劲地往前滚。风隐了翅膀，卷起一团热浪吞吐世间的炽烈与狂热。鸟儿飞入密林，萤火虫躲在夜间闪萤光，田地捧起一把把滚落的汗珠在疯长，一只只金蝉扯着嗓子唱欢歌，这个醒透的季节在狂奔。

醒来的夏天，蝉开始夺枝高歌，起初只有三两声，其声丝丝缕缕，清浅细滑，一转身无数只蝉纷纷牵起手，奏响宏大的合唱。蝉的歌声织成一张密集的网，一浪高过一浪，如鼓乐齐鸣，如浪潮迸涌，那气势似乎能把天空举起来。一缕蝉鸣是一朵红荷，缕缕蝉鸣捧亮了炽夏的眸子和季节的湖面。在夏天行走，走出盛大热烈，还收藏了浓浓的记忆。蝉鸣声势浩大，金蝉卖力地合唱，还一会儿独奏，其声时断时续，或高或低，好一曲美妙的天籁之音。

蝉乃区区寻常之物，却能博得人们的欢心，乡下小孩子捉蝉亦是一件趣事。他们爬树个个像个猴子，等爬上树梢，向正在鸣叫的蝉儿悄悄靠近，一只手便向蝉儿移去，忽然正在鸣叫的蝉就被捉住了。小孩子还会找来一根竹竿，将一团有黏性的面筋固定在上面，然后屏住呼吸躲在蝉的身后，举起长长的竹竿，一只只金蝉猛地便给粘住了。夜间捕捉蝉蛹也是小孩子的最爱。夜色中，小孩子打着手电筒，在树林里来回走。有时候，一棵粗大的树上能捉到三五只蝉蛹。蝉蛹又称知了猴，爬上大树上的知了猴，手电筒一照立马就熟了。上去取下放进罐头瓶里，回家腌了，腌好的蝉蛹油炸，或者在铁鏊子上煎，香味扑鼻，又脆又爽，确为一道不错的乡间美味。

自幼喜蝉，一有蝉的影子，便有了童趣和童思。夏天的园子里，又闻如沸的蝉鸣，从这耳熟能详的事物里，我还听出了乡音乡情，听出了奶奶的叮咛，还有镰刀收割五谷的“唰唰”声！

满身浮土的乡邮递员在路边喊：“恒子，你的信！”

那时候，乡邮递员小赵每天都骑着一辆自行车，走乡串户送邮件。很多人认识他，他也叫得上很多人的名儿。恒子的父亲当时是蝴蝶庄小学第一任校长，解放前打过游击，解放后任区委书记，提拔他当县长，他死活不干，非得回家乡办小学，因而在这一带名气很大。于是，恒子也就连带着被这小赵认准了。

接到这封信不久，老爷子去世了，恒子接任小学校长，一干就是几十年。他给儿子起的名字叫学儿。

蝴蝶庄位于鲁豫两省交界处的黄河故道上，小学校就在庄东地的一个废墟遗址上建起。自建了小学，周边的荒滩地就被栽上了树。其中三棵法国梧桐是第一任校长参加首届全国英模大会后带回来的。

树大了，学儿也长大了。人大了，心里就有了膨胀的枝枝叶叶，世风一吹，便会发出或许听不见的响声。有一次他问父亲：“有人说你连个大学文凭都没有，咋当上这校长的？”

恒子想了想，对儿子笑了：“我没想到当什么校长，我就想护你爷爷种下的树……”

学儿十八岁那年考入一所重点大学，临走时，父亲让他去看看那梧桐树。那时，三棵树已有水桶粗了，枝如象腿，叶似牛耳，撑起偌大一片荫凉。四周用墙围起来，独成一景。

到大学后不几年，学儿就成了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在一个科研机构工作。在那大城市里，他看见很多漂亮的绿化树，可很少能见到像爷爷留下的那

世间

三代树

□司玉笙

赵拉起学儿往外走，顺手丢下一个已拆口的信封。

出了门，学儿问：“老赵叔，你又给我爸送信来了？”

“只要是你家的信，别看我退休了，我必亲自送到，交给年轻人我不大放心。”

“又是啥信？”

“市里的一个学校请他去讲课的函，他看了，说我有啥讲的，还不如让孩子们到乡下看看那些树……”

“赵叔，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还是你送来的哩。”

“还有你爹的！”

“你说我爸也考上过大学？”

“那是高考恢复第二年，四十年啦……”

学儿猛一愣，桩子一般立住了。“真的？”

“我也是刚听你妈说的……”

从小学校那儿回来，母亲已将几个菜备好，让学儿陪赵叔喝几杯。

乡邮递员老赵喜滋滋地说：“再喝，您家三代的酒我都喝了，越喝越有味儿！”

席间，话题都离不开那几棵树。喝到动情处，老赵突然站起，说：“放心吧，谁也弄不走那三棵树，还有我老赵哩！”

“甭说了，走，看你爷爷的树去！”老



山清水秀入画来

韩丰摄

时光

我爱家乡的小洪河

□张廷杰

我的老家村南一里许有一条横贯东西的小洪河，河内常年水深齐腰，鱼肥水美，两岸良田千顷，物产丰富，是柘城县西部的一片沃土。我儿时与小伙伴大多相聚在这条清澈的小河边，留下了许多难忘的回忆。

每年春天，从河水解冻开始，直到立夏，我们一帮六七岁的少年就没有消停过，算是寻找到了绝佳的去处。那时生活艰苦，捞些鲜嫩的水草（亦叫水草）回家拌些杂面蒸着吃，充当副食，吃着分外香甜。当然，捞水草这些活，自然而然地就落到我们这些“闲人”身上，因为大人们都忙着出工挣工分。每天下午放学后，我们几个小孩相约结伴而行，扛着篮子，一蹦三跳地往小洪河奔去。来到河边，挽起裤腿，在浅水处用胳膊抄起一缕缕水草，把水草洗净放在篮里，待红日将落时，我们的篮子装得满满的，一路哼着小曲，欢乐而归，愉快的心情难以言表。

整个春天，只要不刮风下雨，我们都要往来河边两趟。黄土小道上，有我们不大的脚印，粼粼波光中，映照着我们娇小的身影。田野里，绿油油的麦苗向我们点头示意，道路两边鲜艳的野花向我们颌首微笑。村头河边，有我们琅琅的笑声，这笑声，是那样的甜美，那样的灿烂。

夏季来临，芦苇茂密，杂草丛生，大小野鸭往来觅食，鱼虾成群结队游弋，吸引许多村民来此处张网捕捞。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哪怕逮上一只野鸭或捕上几条小鱼，都能改善一下伙食，给孩子们们一个惊喜。这恰好又给我们这帮“淘气鬼”提供了一个凑热闹的场所。每到周日，吃过早饭，我们提着小桶，拿着自制的简易小网，便到河里玩耍。你这边围，我那边堵，你

一兜，我一网，虽不专业，可一个时辰下来，也能捕捉到几十条小鱼或小虾，运气好，还能捕捉到半大的鲫鱼。到了半晌，我们又到河滩芦苇深处去捡野鸭蛋。正在抱窝的野鸭子，一窝能产七八只蛋。看着一只只浅蓝色的诱人的野鸭蛋，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鱼虾有了，野鸭蛋有了，剩下的就是我们泡在水里打水仗了。你撩我泼，你潜我泳，一阵喧沸，一河欢笑，童声嫩音随风飘荡。

秋天到来，河水变凉，水上活动少了，可我们又“发明”了一项“技术”——河边烧地窰。下午放学后，小伙伴们各自从家里拿来春红薯块，来到河边，挖个小坑，用土块垒个透气的宝塔式小窰，用树枝或芦苇秆把土坷垃烧红，然后把红薯块放入小窰内，再用烧红的土坷垃网上约1个小时后扒出来食用。出窰的红薯块，皮焦而不糊，酥软甜香，比现在的烤红薯好吃多了。

寒冬腊月，河水结冰，最冷时冰厚半尺多，这可又成了我们的乐园。每到周六下午或周日，我们相约到天然的滑冰场去滑冰。单人滑、双人滑、长队滑、纵着滑等花样百出，其乐无穷。摔倒了再滑，再摔再滑，摔得屁股生疼也没听见谁呻吟过一声。一开始徒步滑，后来骑着自行车在冰上绕弯飞驰，真可谓“天不怕，地不怕，摔个跟头又有啥”。那种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快乐，也只有在那个时代那个环境才能体会到。

一条小河犹似一个童话世界，有讲不完的故事，有享受不尽的欢乐。小洪河给了我无比的快乐和丰富的感知，使我度过了美好的童年。直至今日，我虽早已过花甲之年，可发生在60年前的故事，依然历历在目。小洪河，我永远念你、爱你！

百态

父亲的茶

□宋扬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唐寅对凡俗人家庸常生活所需的这七种物资之排序是有一定道理的。譬如“茶”，它在我家就一直存在得可有可无。

别说我们宋家坝，连我们县也不产茶。是故，日日饮茶的习惯在宋家坝便没有产生的由头，惟谷收时节，多数人家会从乡场购回一些。烧开一锅水，泡在木桶里，酽酽的。挑到稻田里，做工的间隙喝，解渴又解暑。

农忙的日子，那些做不完的农活和没完没了的日子仿佛在无限延展拉长，父亲却像炒过的茶叶一样萎蔫干缩，不时用纤纤三指拈出一小撮，父亲粗大的手伸进装茶叶的塑料袋，一抓一满把，丢进桶中。大铁锅里滚水突突翻着，父亲直接用瓜瓢把开水舀出，哗哗倾进木桶。茶叶遇水发开，那些被灶火和铁锅锁住意蕴的茶叶这才在木桶里慢慢放浪形骸。只有在泡茶时，父亲因终日劳作紧蹙着的眉头，也才得以稍稍舒展。

今天的人饮茶，犹如品红酒，一观其色，二嗅其香，最后才是品其味。茶具更马虎不得，峨眉春芽、黄山猴魁等重品相之茶只可以玻璃杯泡之，非此，就算选择更昂贵的正宗紫砂壶，它们于水中根根挺直浮浮沉沉的身姿与美感依然会其美不彰，明珠暗投。可是，庄户人家过日子，哪讲究那茶香氤氲的诗情画意？父亲用木桶泡茶，看重的正是木桶超大之容量。火红的太阳挂在中天，脚踩式打谷机发出的嗡嗡之声在田野上此起彼伏，最繁忙的抢收“大春”时节，农民与不几日后就即将到来的暴雨争夺口粮。飞溅的泥、滚落的汗，能量的空缺需要一瓜瓢一瓜瓢茶水去填满。此情此景，与汗如雨下的劳作相配的，只能是捧起瓜瓢一番“牛饮”，方淋漓酣畅。

太阳收起它的狂躁，掉落进河对岸的山头时，最后一粒稻子收进了箩筐，木桶里的茶水也见了底。水尽茶现，那些被泡肿了的茶叶，像一个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每一个都把青春身体里的血色元气献祭给了苍老的土地、匍匐的父亲以及一场轰轰烈烈的劳作。

耐泡是父亲的茶的最大价值，因为它们要对应的，是日头的燥热与汗水的黏厚。与娇嫩的茶芽不同，父亲需要的是茶的颜色缓缓从粗实的茶叶及茶梗中丝丝缕缕长效析出，恒久为一桶寡淡的白开水着色，让劳累的生活姑且获得一些身体抚慰和精神光泽，至于茶水香不香，并不是父亲在意的东西。

茶当然以香为贵，父亲选择茶叶却往往背道而驰，他泡制苦丁茶——一种极廉价且极苦的茶。“一颗耗子屎，坏了一锅汤”，在我看来，苦丁茶之恶心不亚于耗子屎。我宁愿打古井的水喝，也不愿喝那苦涩湿到让胃翻江倒海的苦丁茶。父亲却是喜欢的，他总说“苦的败火”。父亲喝苦丁茶时，葫芦做的瓜瓢端得比脸高，一瓢接一瓢的茶水往嘴巴里倒，他凸起的喉结快速上下滚动着。父亲的身体里似乎也藏一块冰在等待雨水的干巴土地。父亲喝茶水，只有喂饱了他身体里的土地，他才有力气从蜷缩中挺拔起来，然后再匍匐下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侍弄他脚下的土地。

我大学毕业后留在省城工作。我买房后，父亲进城随我，终于远离了他侍弄了大半辈子的土地和苦茶。朋友送的、旅游买的，家里的茶叶林林总总不少。过期的茶，我不让父亲喝，他却舍不得扔掉，经常数落我，理由很简单——“瞎扯淡！茶叶还有过期的说法？你喝嘛！还香得很嘛！”我闻过他泡好的那些过期的茉莉花茶，许是刚过保质期，茶香虽远不及每年的明前新茶那般清爽甘美，但的确比他当年泡在木桶里的那些苦茶香了不知多少。

后来，我终于慢慢明白，父亲大半辈子揉搓泥土，也被泥土揉搓，习惯成自然，那些泥土、苦茶的气息与质性已经深深渗透进他的血脉，与他融为一体，变作一种固执的脾性。那脾性中，有他对宋家坝永难断裂的回望与眷恋。

